



看似平凡的瞬间 藏着珍贵的美好



“海边‘悦’读”是由舟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小记者团“夏老师教育工作室”打造的读书类视频栏目。第50期海边“悦”读，来自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初中校区的金晨怡和朱妮娜同学，和大家分享了一本治愈心灵的书——《空气是免费的》。

我们的成长过程总不免伴随一些烦恼：有时是心头淡淡的迷雾，有时是肩上悄悄增加的重量。这本书就像一扇轻轻推开的小窗，让我们跟随主人公方弟有了一片自在呼吸的天地。小说的文字朴实而真挚，以孩童最纯真的视角，讲述了一件平凡的小事，那些寻常片段，却流露出生活的温度与善意，让人在阅读中悄然共鸣。

书中有一个场景令朱妮娜印象深刻——方弟因为考试没考好，被妈妈批评后心里委屈，就独自跑到“空气街”。他躺在老槐树下的草垛上，闻着青草和槐花混合的香气，听

着远处传来的蝉鸣，原本堵在胸口的闷气，渐渐随风飘散。

金晨怡也对书中的一个情节印象深刻——方弟和好朋友闹了别扭，两个人一整天都没说话，傍晚却不约而同出现在“空气街”，踩着满地的梧桐叶，你踢我一下，我推你一把，所有的不愉快就在这样的默契中悄然化解。

主人公方弟的烦恼，也是很多同学的烦恼——学业的压力、无人倾诉的孤单、只能在角落悄悄释放的委屈。书中的“空气街”就像一个避风港，收纳所有情绪，允许一切发生。如果你也正被烦恼缠绕，感到疲惫或迷茫，不妨翻开这本书。愿它能带你找到属于自己的“空气街”，在文字的温度中，重拾前行的勇气。



月光烙下的一句话

定海二中七(3)班
学生记者 王梓晨(C15147)

阳光洒满书桌，风儿调皮地拂过桌前的绿萝。坐于桌前的我，读着那篇令我感动的文章，看着那一排排朴素的文字中不显眼的“好好儿活”，我的思绪又涌向了那个久远的记忆——

连续几日的高烧让我日渐虚弱，灼热刺痛着我的每一根神经。医院里的病床，铁制的扶手，是多么冰冷。正当我感叹命运的不公时，奶奶悄悄走了进来。见我睁着眼，便轻轻走近，温柔地问：“晨晨，你怎么样，还好吗？”

我看向她，看见她头上花白的发丝以及眼镜下疲惫不堪的双眼。

我很想轻松地和她说话，我没有事，可是正要开口，喉咙深处又传来一阵痛楚，我痛苦地摇摇头。奶奶在我身边坐下，用湿毛巾擦拭着我的额头，口中不断地哼着我小时候爱听的歌谣。落日余晖洒在她单薄的身体上，那一刻，我感觉奶奶无比高大。

在奶奶的精心照顾下，我

的身体终于再次焕发活力。可是，她却倒下了。

笔尖轻触纸页，眼前又浮现起另一个画面——

我坐在奶奶身边，看着她那憔悴的样子，眼泪不知不觉从我的脸颊滑落。她伸出手来，想要帮我擦去泪痕，却够不到。她无奈地笑笑，张张嘴，似乎想安慰我，却什么也没说出口。

月光盈满房间，落在我和奶奶的脸上，冥冥中仿佛有个声音在说——好好儿活。

读着史铁生《秋天的怀念》，回忆着和奶奶的点点滴滴，品味着那句“好好儿活”，此刻的我已泪流满面。奶奶此时仍在病床上，我却无能为力。

清晨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奶奶的床前，照着我也照着。这光里有奶奶哼过的歌谣，有她未说出口的牵挂，更有月光烙下的那句——好好儿活。

奶奶，愿您早日康复，而我会带着这束光和这份嘱托，在往后的所有破晓时分，替您，也为自己，把每个日子都过成对生命的应答——好好儿活！

(指导老师：刘爱香)

凡人微光

南海实验学校八(8)班
学生记者 户星谕(证号B359)

他是我记忆深处的微光。虽然他已经很老了，但他的笑容仍旧是可掬的。

黄昏时分，风过林梢，空中成片的云朵突然被撕开几道口子，夕阳透过间隙洒下来，给细瘦的树干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橘光。走进那间陈旧而又温馨的屋子，我疾步上了楼，推开左手边的门，太爷爷正坐在床上休息。见我来了，他嘴角咧开，眼睛眯了起来，眼角的皱纹好似活了一般，那么生动。他佝偻着背，扶着床边的扶手，颤颤巍巍站了起来，但那张苍老的脸却充满了孩子气。

爷爷快九十岁了，只能靠着拐杖行走。他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来了啊？好久没看见了，最近忙不忙啊？好像又长高了。来，这里供了几个橘子，你吃。”基本上我每次去看太爷爷，他都会给我几个橘子。我常常欢天喜地地坐在木椅上剥了皮吃，日复一日，这也成了

一个习惯。

晨光熹微，温柔的风荡漾在房间里，似乎带着缕缕芳香，可一股随之而来的消毒水味却把我的思绪扯回了现实——太爷爷肠癌晚期，因为早期疾病过多，而且年纪又大，医生劝说我们放弃治疗。那一刻，我伤心万分。晚上，我坐在妈妈旁边，泪流满面。

“为什么不治？为什么！”我大声吼叫着，妈妈握着我的手，默默无言。

不久后的一个周日早上，刚下补习班的我才拉开副驾驶的门，刚坐上去，妈妈就递给我一个剥好的橘子，我想也没想，就接下了。这时，妈妈却说：“你太爷爷没了。”我愣住了，系安全带的手停在了半空，眼眶顿时酸涩起来，但没有预想中的大哭，只是平静地系上安全带，问了句：“什么时候走的？”“周六晚上十二点多。”

此时，天空的阳光被遮挡了，我心中的光也被遮挡了。

此刻，我坐在茶几前，桌上放着一盆橘子，色泽诱人，而那个经常给我吃橘子的人，却不在。

笔承远方 墨染诗蕴

定海二中九(7)班
学生记者 谢灵芫(证号C15130)

幼时冬日，随母亲游西湖。苏堤上雪雾茫茫，天地间一片苍茫，正应了张岱“雾凇沆砀，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”的绝唱。我正沉醉间，忽见湖畔木桌前，一位鹤发老翁正执笔作画，笔尖落处，墨色如春水涟漪层层漾开，枯笔擦过的地方，远山的轮廓便有了筋骨。那幅雪景图里，留白处似有寒风掠过，墨色浓淡间，竟把西湖的诗意锁进了宣纸。我指着画惊呼：“妈妈，我要学水墨画！”

及长学画，当我渐能几笔勾勒出清雅天地，老师的赞许、亲友的惊叹，都让我在墨香里飘飘然，以为“诗和远方”不过是挥毫时的潇洒。直到那个梅雨连绵的午后，我将一幅草草完成的《烟雨江南》递与老师，他指尖叩着画稿，目光落在纸面的浮墨上：“你可知，水墨里藏的不只是墨香？”我望着宣纸

上洒开的墨团，第一次感到迷茫——我的“远方”，难道只是技法的娴熟吗？

恍惚间，西湖雪地里那老翁的身影又浮现眼前。我终于懂了他画中大片的留白——那不是空白，是“雾凇沆砀”里的天地悠悠，是“计白当黑”的审美哲思。我去问教我学书法的外公，他执起狼毫，在宣纸上写“气韵生动”四字。

“水墨的诗，是笔锋里的千年风骨；传承的远方，是你与古人对话的每一笔。”听外公说完这句话，砚台里的墨汁仿佛泛起了历史的波纹。

如今，我常于深夜临帖，看米芾的《蜀素帖》在灯下流转，听《千里江山图》的青绿在笔端复活。这一室墨香里，宣纸上的线条不再只是山水，更是中华文脉的血脉。我知道，属于我的诗意在墨色的韵味里，属于我的远方在文化的传承中。此后，我将以笔为舟，以墨为帆，在传承的航道上，驶向那片与中华文化共鸣的远方。

坚持的回响

普陀东港中学七(5)班
学生记者 蒋金妤(证号D1123)

夏日的余晖洒在金色的奖杯上，我的思绪回到了那个冬日——

那时，普陀区正在举行“五小星”比赛。布告栏下，我呆呆地望着那张令我心驰神往的报名表，心想：“要不去报一个呢？”可心里的小人却强烈反对：“你之前付出过努力，还不是比不过人家！去了等着丢人吗？”我忽然有点不知所措。班主任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拍了拍我说：“小蒋，老师相信，通过你的努力肯定会有所收获的，你自己认为呢？”低头一看，手中已经多了张报名表。

之后的日子，我开始发疯似的训练。我知道，正是因为老师的信任才鼓励我报名参赛，我绝对不能辜负！每天放学后，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练基本功，每个周末也都在老师家反复打磨

细节。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我手中时时刻刻拿着谱子在背。冬天，河水结出冰晶，鸟儿也不再出没，我却还搓着冰冷的双手坚持练琴。每节课下课，我都会因为老师的不满意而自我加练。

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比赛当天。

那天，当我踏着聚光灯走上舞台，心里像揣了只狂跳的兔子。随着主持人的报幕结束，我缓缓抬起手，将指尖落于琴键之上，旋律由弱渐强，我与琴仿佛融为一体。一曲作罢，掌声雷动，那一刻，我成功了！那一刻，我明白了有付出就会有回报的道理，也明白了老师的信任是种子，自己的坚持是土壤，两者的交融，才让梦想的花朵在舞台上绽放。

如今，金灿灿的奖杯仍摆在我的书桌上，当初练琴时手指的疼痛早已在时间长河中淡忘了，但那次比赛，却让我永远难以忘怀，那是我成长过程中最耀眼的光芒。